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

柳 祥 美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柳祥美(1965-),女,湖北公安人,湖南工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如何理解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争论,并成为困扰人文科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难题,对其进行合理分析与解释有着重要意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客观性”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人文理解的多元性或不一致性并不影响其客观真实性。

[关键词] 人文科学;客观性;哲学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 B0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1-0005-05

自然科学,因其研究对象自然界的外在性,自然规律的自在性,研究方法的实证可靠性,研究主体科学家主观因素的消除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其认识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社会科学,尽管其研究的人类社会现象是最复杂的现象,具有一去不返、不可重复的特点,但由于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再加上它的一些主干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方法、观察实验方法等,因而对于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人们或多或少还是予以承认的。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活动具有随意性、非理性、主观能动性等特点,其研究方式主要是对人文现象所具有的意义进行理解和阐释,而不同的理解者对同一对象文本意义的理解又是完全不同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可能就有一千种对哈姆雷特的理解和描述”,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科学认识究竟有没有客观性?如果有,它的客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实现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人文理解的多元性或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对人文科学认识客观性的否定?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质及其健康发展,对其进行合理分析与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解释学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

—

人文科学究竟有无客观性?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一种是绝对客观主义观点,认为人文科学认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完全是消极的,应加以排除。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解释学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表现,对“客观性”含义作过深入研究的黑格尔也持类似的观点。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历史研究能如实地说明历史,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要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消除自我”、“如实直书”,就能达到对历史认识的“完全的客观性”。正如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批评兰

克历史观时所说的“每一件事实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的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1](第148页)。

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一部作品或历史典籍,解释者必须从他自己的文化及心理环境中走出来,设身处地,即把自己置放在作品的环境中,以求再现重建作品的原意。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是这种“作品原意说”的代表。当代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批评道:“谁在与传统的生命关系之外来反思自己,谁就破坏了这种传统的真实意义。”^[2](第463页)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41节中,对客观性问题作过细致的讨论,他对待客观性的态度是,当思想范畴摆脱主观方面的情感、意志、欲望和情绪等表象的束缚后,其辩证的自身运动也就最终获得了真理性,而“真理即是客观性与概念相符合”^[3](第120页)。德国哲学家尼采质疑道,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完全摆脱自己主观方面的情感、意志、欲望和情绪的影响,摆脱自己已然接受的信念的影响,从而进入一种康德式的、完全不动心的静观的审美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尼采认为,黑格尔这种抽象的、不以任何研究者的视觉为基础的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神话,而追求这样的客观性也不过是捕捉幻影。

另一种对立的观点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认为人文科学认识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思想,历史事实、文本只是观念上的事实,历史事实根本不能被客观地把握。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以及以科林伍德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史学则是这一观点的典型。

当代实用主义解释学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对于文本的解释是由解释者根据其目的和使用描述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读者和接受者如何使用文本生产和建构了作品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文学作品的规定性而根据我们的需要做任意的理解和解释。

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认为社会历史认识就是思想的自我认识,因此“除了历史思想本身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用来证实它的结论的”^[4](第275页)。可见,他由强调主体的主观性而走向了极端。

如果像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者那样完全否认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则人文科学研究失去了意义;而要像绝对客观主义者那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或“重现作品意图”,则做不到。那么,是否存在第三条中间路线呢?笔者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独辟蹊径,重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了全新的思路。

二

毫无疑问,人文科学认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否则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便无从谈起,关键是如何正确界定“客观性”。当代的解释学运动启示我们,黑格尔式的、超越一切“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的理解的客观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要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继续保留和使用“客观性”这一概念,必须重新界定它的含义,把它理解为在“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的基础上才真正有效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可以根据哲学解释学的观点,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客观性:

首先,从认识对象上看,理解者所要理解的历史文本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尽管文本都是人创作的,但它们作为人创作活动的结果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尽管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历史事件重要性的判断进行选择后的历史,虽然我们无法复活过去的历史,但过去的历史事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它,它都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香港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中国”,这是任何人包括相对主义史学家也都无法不认的。

伽达默尔也非常重视文本的客观性以及由文本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可靠性,并反复强调文本对理解活动的制约性。

伽达默尔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这一命题容易引起误解,似乎一切理解都是一种无所约束的随心所欲的漫无边界的任意理解,其实不然,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是一种有所约束的自我理解,它是对文本或传统中的论题所提出的问题而做的自我理解,所以作品意义的获得是必须受文本制约的,伽达默尔说:“如果把解释中出现的可能变异性看作是任意的和武断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看到艺术作品的制约性”^[4](P.118)。另一个命题是:“任何理解都是关于‘你’的理解”,这里的“你”是指文本,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并不是无人格的,理解者与文本间的对话关系应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因而,理解不是纯主观的任意的,必须承认“你”的存在,即承认文本对理解活动的制约,如果没有“我”与“你”之间的相互承认,则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当然文本的意义也不会开显。从这两个命题,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反对理解的主观随意性的态度,他认为,虽然对文本意义的揭示离不开主体的参与,但不能因此而归结为由主体自己所决定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文本的解释,无论多么离奇、多么不确定,最后都有赖于文本这种确定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人文解释就是对这种具有确定性东西的文本的解释。人文理解的客观性可见一斑。

其次,从人文科学认识主体上看,尽管人是以主体的方式、以其内在的尺度、特有的思维方式能动地认识人文对象,从而使人文科学认识不可避免地打上主体的“印记”,但作为认识主体的理解者的“前理解”或“先见”却不是纯主观的,还带有客观性的成分。

在理解活动中,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我们的存在被牵扯在内。面对文本,我们将自己的信念和先见带入到解释活动中。我们不可能把“自我”消解到“零”作为一张无字的白纸去接近文本。伽达默尔认为,先见是历史给予人的,他无法进行选择。每个人都要降生在一个历史文化中,历史首先占有了他,个人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先见,因为这就是他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

由此可见,理解者的“前理解”或“先见”是理解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它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形态基础上的社会的产物,离开社会的生活是无法理解文化的性质及其演化的,此外,它还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上的。而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主体无法自由自主选择的,也正是由于理解者的“前理解”的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规定了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能随心所欲,从而从认识主体这一角度保证了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

再次,从人文科学认识过程来看,一个认识过程即是一个文本意义的理解过程,也就是理解者历史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相互承认、彼此沟通、平等对话以达到视域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不是理解的终点,它只是代表人的理解的一个阶段,并成为新的理解的前理解或出发点,理解就是这样一个无限的辩证过程。因此,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既抛弃了纯客观的解释,也抛弃了纯主观的解释,表明,真正的理解不再只是解释者的成见,也不完全是文本的原意,而是二者的辩证扬弃,总之,“意义”是在文本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下才会产生的。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理解没有随意性。理解总是受到两个世界的限制:一是作品的世界,另一个是读者或解释者的世界。尽管读者作为建立对话的主动者,有自由随时与作品展开对话,正如水手随时可扬帆入海一样,但一旦张帆启航,他就不得不观风向、测水流、尊重海的性质,一句话,真正客观性的理解必须尊重文本。任意的曲解只会使作品的理解丧失生命^[5](P.141-149)。

总之,人文科学的理解过程,既非单纯由文本所决定,也非单纯由解释者来决定,而是由二者的统一来决定的。由此,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可定义为:“我”(理解者)与“你”(文本)之间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沟通,从而在“我”与“你”这种主体间的关系中达成某种一致或共识(agreement),即视域融合。谁在理解中真正达到了这种视域融合,谁就真正获得了客观性的理解和认识。

三

那么,如何实现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呢?哈贝马斯在分析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时说:“从处于正在做解释的科学家特定的诠释学境遇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理解的客观性不能靠从预先设想观念的抽象来获得,只能靠对把认识的主体及其客体连在一起的效果历史的语境进行思考才能获得”^[6](第275页)。众所周知,伽达默尔一生的理论追求目标就是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因而,他把人文科学理解的客观性定位在认识主客体连在一起的效果历史语境中的视域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实现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尊重文本,尊重经验事实,是获得客观性人文科学认识的前提和基础。无论是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还是对人文现象所具有意义和价值的阐发,都离不开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经验的事实材料在人文科学认识主体对它们进行判断、选择以及使用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本文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谁想理解一个本文,谁就准备让本文告诉他什么。”^[2](第345页)

第二,充分发挥理解者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实现人文科学认识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因素是人文社会科学认识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只有合理地发挥主体的积极作用,才能获得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认识。当然,这里的主体性是受动性前提下的主体性。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随意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首先,理解者的前理解是理解得以进行的首要条件。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发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3](第378页)

其次,理解中理解者合理前见与不合理前见的区分,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的前见分为合理的和盲目的两种,但“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2](第379页),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理解者的前见,努力克服消除不合理前见,让合理前见在认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方面有赖于在无限的理解过程中,通过时间距离进行过滤,使非合理前见消失或淡化,让有利于真正理解的合理前见浮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有待于理解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理解过程中不断通过批判,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理解,从而使文本真正意义得以显现。

最后,理解者的主动参与和平等对话是人文科学认识客观性真理性获得的有效途径。伽达默尔认为:“在精神科学中衡量它的学说有无内容或价值的标准,就是参与到人类经验本质的陈述之中,就如在艺术和历史中所形成的那样。对话模式可以阐明这种参与形式的结构,因为对话也是由此表明,对话者并非对对话中出现的東西视而不见并宣称惟有自己才掌握语言,相反,对话就是对话双方在一起相互参与着以获得真理。”^[7](第69页)

四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如前所述,必须在理解者的理解的前结构、先见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而不同的理解者又有着不同的前理解结构或先见,于是势必会出现对同一人文事件理解的不一致性或多元性,这是否意味着对人文科学认识客观性的否定?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其一,人文科学理解的这种多元性或不一致性,并不等于说人文科学认识缺乏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即真实性。人文科学认识中的各种言说虽然的确难以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是非立判,但我们却不能中

此说这种种言说都是无稽之谈,起码,文本以及相关的历史事实、证据等是其客观真实性的基本保证。可见,人文认识的不一致性与其客观真实性并非是不相容的。

其二,人文科学的教化性使人文科学在整个人类思想系统中的地位获得了恰当的评价,从而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也得到了恰当的理解。对于像自然科学这样实践取向的知识系统来说,认识上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所适从,但人文科学是教化性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教化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2](第13-14页)其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类自身及其命运的理解,因此,人文理解的多元性反而有可能使理论更新颖、更丰富,给人以更多的启迪。总之,在认识的实践导向层面上,人文科学认识的不一致性在整个人类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获得了恰当的评价,人文科学认识客观性问题也得到了恰当的理解。

[参 考 文 献]

- [1] [英] R·G·科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2]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上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3] [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4]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 [5]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6] [德] 约尔根·哈贝马斯. 诠释学的普遍要求[A]. 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7] [德] 伽达默尔. 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Objectivity of Human Science Knowledge

LIU Xiang-mei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Xiang-mei (1965-),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How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ity of human science knowledge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and debates among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It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further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scien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yze and explain it properly. Gadamer's Hermeneutics provides a new pattern of thinking for our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objectivity" about human science knowledge should be defined in a new meaning. The disagreement of understanding in human science does not affect its objectivity and reality.

Key words: human science; objectivity;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